

浮生记

## 中秋未尽之事

□王颖

我们在坝上,从傍晚坐到日落。趁着饥饿的间隙,吃了许多鳗鱼、虾蟹,再到江水漫上的地方游泳,直到上岸休息,江风吹来时,已是满身的盐渍。火苗在身后蹿起,在后来的长夜里,煤炭在火苗里,火苗在空气里,断断续续发出啪啪声。

小男孩玩得尽兴,将衣服除去,挂在木筏上晾着。浑身松弛,赤膊,臃肿,引来瘦弱的蚊虫。

小时候我总梦见自己在众人面前没穿衣服。羞愧尴尬的场面总是在梦里出现,有时候也发生在现实中。我四岁的那年冬天,从广东回到东北,又一次见到外婆。她将我抱起,说给我织了毛裤。于是,我在陌生的环境里,在陌生的亲人面前换裤子。在所有人开怀大笑中,我最终放声大哭。这类事情后来也发生在其他小孩身上,当他们同样快乐地剥去小孩子的遮羞布时,我仍然感到羞愧。

坐在我旁边的婆婆与小男孩搭讪,小男孩父亲翻译着婆婆的方言,“你不穿衣服怕不怕被蚊子咬啊”“你几岁了啊”,婆婆说完,引来周围人对裸露的讪笑。小男孩警告婆婆,让她住嘴。婆婆听不懂普通话,一句嬉笑,一句寒暄似的问候,没有人应答。

婆婆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,距离上一次回家,已经过去了半年,这次中秋,他带我来到这里。我过着他童年捕鱼、游泳的日子,从捉摸不定的方言里,似有似无地听取养虾、养殖海藻的奥秘。人们以祭拜的方式延长寿命,等到月亮升起,背后啪啪作响的火苗将寿纸烧尽。我们坐在一起,婆婆让我靠得更近一些。

江水和群山越来越暗了,直到什么也看不见。小男孩随父母回了家,婆婆的眼神回到了我身上。一个遥远地区的老人,经历了多少个中秋,最后把眼神放在了一个异乡女孩的身上。

我望着夜色,没有一丝光亮。连绵的山峰,相互靠着肩膀,它们也累了。

声色

## 他的画像简短的日本俳句

□吴晓云

“浮世绘”三字很有意思,描绘世间万象,手法不拘一格。江户风俗,寻常街景,男女女爱,但笔墨间依然有温情与冷峻。歌川广重是日本“浮世绘三杰”之一,他一生创作了5000幅作品,画过美女,画过花鸟,最后把画笔锁定在风景一线,印象派大师梵高、高更曾经向他的作品致敬,艺术没有界限,可以让东方与西方,在色彩与线条中激情碰撞。

1831年,34岁的歌川广重创作系列风景画《东都名所》,锋芒初露,剑指顶峰,从此在风景画中找到生命的寄托,这是歌川广重风景画的起点。从此,他开始用新兴的矿物颜料涂抹,构图与线条更加简洁明快,这种全新的探索让人耳目一新,使画面有一种感伤的颓废的审美情趣。这是歌川广重的个人格调,也是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特征。

梵高是世界风景画翘楚,他从“浮世绘”汲取了大量养料,他曾经临摹过歌川广重的《大桥骤雨》和《龟户梅屋》,包括画面上的汉字,都临摹出一种古拙的韵味。《龟户梅屋》是竖幅构图,近景为一株老梅的虬枝,远景为一片疏朗的梅林和闲散的赏梅人,人们像是一扇梅花窗里观赏温馨的冬日风景。让人想起两句诗:“寻常一片窗前月,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

歌川广重的作品有着强烈的日本情怀,他用日本传统绘画的俯瞰方式来调度空间,有意压低地平线或抬高地平线,画面大面积留白,空白处也有安静的禅意。《庄野》细雨如梭,农夫们行色匆匆,远处是朦胧的竹林,灰暗的调子透着淡淡的感伤;《雪晴》将淡蓝与浅红分别置于天地两端,山脉苍劲悠远,空气透明微凉,构图向右上角倾斜,有着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豪迈;《落雁》打破了构图的平衡,画面静谧,色彩古雅,道不尽的秋日情怀,说不尽的相思情绪。

歌川广重的情感是东方的,美丽而哀愁,他的画笔却借助了西方的技法。他的高光时刻定格在《东海道五十三次》系列作品中,一幅幅旅行图景,一季季风雨变幻,山川辽阔,行人寂寞。构图设色十分洗练,像一首首简短的日本俳句,单纯典雅,娓娓道来。这,大约就是西方人十分仰慕的东方情调吧?



歌川广重的画作《龟户梅屋》。

笔记

## 卧剥莲蓬听秋声

□爪哇岛

秋声在未关严的窗户缝里唔儿唔儿作响,细风已经有了硬度,吹到脸上身上有了凉的感觉。看书上的句子: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心头一跳,遥想现在的莲蓬,尚在池塘里支棱着,莲蓬籽估计已经成熟且甚是香甜了。

于是记忆就这样打开了一方阔大的荷塘,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荷叶遮蔽了水面。荷叶高挑,翠绿的颜色已经斑驳,那些常来的蜻蜓、靛蓝的水鸟早就稀疏了挂念,走得无影无踪,薄情的人就是这样靠不住。寥落的心情还在寥落,看水里的影子也已经斑驳,时光的打击开始显现。但是,莲蓬,翠绿已经变成乌黑的莲蓬,却在内心充满甜蜜的酝酿。高挑的枝子上,是乌黑的莲蓬房子,里面是甜蜜的琼浆。

带刺的荷秆,因为密密麻麻的抵制,保存了最后一点收获。一生没有张扬过的生命,在最后时刻打点行装,仍然是乌黑的行头。只有内行人和过来人才知道,这样的莲蓬才是佳品——翠绿的往往是奶腥气十足的,类似于刚刚长成的花生,因为水汽太重而难以下口。乡间的莲蓬,大人们

几乎是很难有幸弄到的,孩童看见乌黑的莲蓬,往往惦记再三,最终要找个机会用竹竿绑上镰刀,悄悄尽量靠近,远远地将莲蓬钩下来——大大的黑莲蓬,露出一个个黑洞洞,里面都有一个小黑点,宛如一个小家伙在用黑溜溜的眼睛朝外张望。找个没人的地方,把莲蓬费劲地用镰刀剖开,可以看见一个个圆溜溜的莲蓬籽已经变得坚硬起来,打开它的“房子”很吃力,有时候需要借助斧头或者镰刀,小心地剥开,就是一枚枚乌黑的莲蓬籽——其乌黑如大个的豌豆,但坚硬、圆滑,颇有分量——此时还不能吃,需将莲蓬籽外壳打开,把两瓣莲蓬籽中间的一支碧绿的嫩芽撕掉,嫩芽好看,但苦涩难当,根本不能下咽,更糟糕的是,无意中吃了这个绿芽,整个莲蓬籽就糟蹋了——很久都回不过味儿来。

品莲蓬之美,还在于听秋声在耳:灿烂和萧条齐在,清爽与淡雅共存。静下来于秋风中剥莲蓬,可以享受莲蓬之美味与秋声之悠闲,其时,常常天高而远,瓦蓝清澈,白云飘扬分散成丝缕状,若有若无,忽聚还散……白云与莲蓬,远的无限远,近的

可深藏不露,慢慢回味再三,只能叹一句:妙不可言。品味之余,看天看地,看自己,看远处的天空大雁南飞,看枝头的黄叶零落翩跹,如在荒野中看了一场黑白片,遥远的回忆瞬间到来,又转眼摇走,远近的镜头变换着从前和现在的时间,恍惚一个镜头,能让人呆呆地半天回不来,犹如在口中回味的莲蓬。

莲蓬在池塘边上卧剥,虽然极尽悠闲,吃起来却难免意犹未尽。乡间勇敢且会过日子的孩子,只要能耐住并尽量巧妙绕过荷秆上尖刺的扎划,敢涉水到中间地带,就可以得到荷塘里的大量莲蓬。而他们最喜欢的解馋法子,是仅捡小些的吃几粒,过个嘴瘾,却将最大最好的全部带回家,深藏到草堆里捂严实。耐住性子,直等到冬日大雪纷飞,才淡定地取出,于铁锅中爆炒,全家人围炉而坐,听着大人人们的夸赞,噼啪爆炒的莲子跳荡不断,然后,最后一个伸手,把一枚枚滚烫的莲籽在手上倒来倒去,像亲情的夸赞,温暖而熨贴,秋声化作香气不断弥漫,更兼慢慢剥吃,其香、脆、甜,可回味数日不尽。甚至,经年之后——

比如,现在的我。



▲国画《秋荷》 郭嘉作

▲书法《久经风雨国长寿,历尽沧桑民永生》 张法亭作

七斋

## 走近荷尔德林

□李春辉

女孩儿似的羞涩和深藏不露的温柔感情。”

1796年,26岁的荷尔德林到法兰克福银行家贡达尔家当教师,与女主人苏珊娜·贡达尔之间发生了精神恋爱,后来他被男主人驱逐。荷尔德林创作了长篇书信体小说《许佩里翁或希腊的流亡者》,小说中的书信的倾诉对象笛奥玛,就是曾经的女主人苏珊娜。这部小说可读性并不强,缺少故事性和形象性,让人读起来非常吃力,有些评论家将其称为“哲学小说”。

1798年,荷尔德林因失恋处于精神分裂状态,1806年起精神完全错乱,在疯狂中度过了36年。中外发病的大诗人有荷尔德林、奈瓦尔、尼采、普拉斯、海子等,他们的诗歌具有异常的穿透力和爆发力,都有常人所未体验不到的那种神奇感受,他们的诗歌意象较常人更加赤裸而生动。

穷困潦倒的荷尔德林在诗中发出慨叹:“这样贫瘠的年代要诗人何用?”这个问题,从2300年前的屈原,一直到现在一直困扰着诗人们。诗

人绝大多数都无法靠写诗谋生,都必须靠另一个职业维持生活。信仰与生存之间永恒的矛盾一直困扰着诗人们。

荷尔德林在诗歌《致命运之神》中写道:“可是,我相信,心中的圣物/我的诗,有一天会得到成功。”这两句诗可以说是他的内心独白,这种处于艰难困苦中的自信与坚强,特别让后辈诗人感动。

诚如荷尔德林自己的预言,他的诗歌宛如出土文物一般重返当今世界,他的诗是独一无二的,他没有受到任何岁月的影响,在诗歌中他永远都是一个年轻人。

荷尔德林的杰作《浮生之半》作于1803年,属于德国文学最著名的诗篇之一,全文如下:大地以黄梨似金/和野玫瑰的花丝如锦/投影于湖中/优雅的天鹅/陶醉于亲吻/不断探首于/灵激的水中//堪叹冬日将至/哪儿是我寻觅花朵的地方/还有阳光/和大地的一片荫凉/城墙无语立孤寒/风声里/画旗泼喇翻。(欧凡翻译)

读诗

## 珠海三章

□盛祥兰

## 会同村

一个老人与一棵榕树坐在一起  
没人分清哪个更古老,哪个更智慧  
每一阵风起,他们的须发  
都呈现出飞行的姿势  
但表达的不是同一个词语  
一棵树的命运  
就是一个人的命运  
也是一个村庄的命运

很多时候,我们愿意向一棵草  
学习生存的技艺  
那单独的一支  
深陷灰砖青瓦夹缝中的蒿草  
不悲不喜  
与周围环境形成完美的对峙  
也许对于从前  
它有自己的意见

如果在三街八巷迷失了方向  
记得找雕楼上“风起”“云飞”字样  
然后左转、右转,一脚迈进清朝  
莫氏祖先的门敞开着  
进进出出的都是新人  
没人注意,挂在墙上的主人  
多么享受他此刻的沉默

## 共乐园

“开门任便来宾客  
看竹何须问主人”  
那些踏梅而来的游人  
脚步止于斑鸠的一次惊起  
它褐色,忧郁  
慌乱中将影子丢在了原地  
每一种速度都来自底气

比阴影更调皮的  
是人参果斑斓的腰肢  
一次晃动就能让桃花心木  
说出自己的身世  
这些来自异域的精灵  
在此潜伏了一个多世纪  
如果一定要真相的话  
就去触摸它们的皮肤  
每一道褶皱都是小玲瓏山馆的历史

就仿佛这个春天  
它们刚刚用枝头上的绿  
愉悦过游人  
再也没有比沉默  
更能表达这些苍老植物  
对幼年的回忆  
如果在清晨有人轻易叫出你的名字  
一定是主人又回到了这里

## 白石街

它的确与石头有关  
与白也脱不了干系

那么多石头,拖儿带女  
认真地从这头走到那头  
把旧日子铺在了里面  
也把苦难铺了进去  
这里的每一块石头  
都知道自己的底细  
它们从不羞于坦露  
来自侵略者的赔偿款

整个黄昏,我在石头上翻山越岭  
希望与一个白色事件撞个满怀  
与端午祈福巡游狭路相逢  
一百多年前,一个爱国者的胸襟  
高过石墙  
比白纯洁

我在石头上走了一个钟  
又坐下来对着石头看了一个钟  
历史多么低调  
完美地将自己藏在石头的嘴里  
只有人间烟火  
被路灯点燃

我起身,看见一个少年  
踩着石头走来  
像是年轻的苏兆征  
又回到了家乡